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不繫舟漁集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李　檉

不繫舟漁集卷十目録

序

不繫舟漁集卷十

元 陳高 撰

序

族譜序

族之有譜所以別宗支叙昭穆定長幼辨親疎也流派雖分而其原同出乎一子孫雖衆而其祖未嘗有二以吾祖之一身而為子孫之千百非譜曷以明之然觀今世昌盛之家族之無譜者固多矣有譜而汎及乎遠者

矣族而無譜則不知其本始之所自忘其祖也有譜而泛及乎遠則指他人之先以為吾之先誣其祖也為子孫而忘其祖非仁也為子孫而誣其祖非智也二者君子之所不與也陳氏有虞帝以來不知其幾百世矣而吾族則在五季時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遷居平陽今已四百餘年入宋為鄉之望族族舊有譜亡失於大德丁酉風潮之變高生也後志在修輯而無所考見乃廣詢諸族之故老及檢尋先世遺簡殘幅略得其宗派流

傳之一二因次序之以爲陳氏之族譜焉失其名者則缺之而猶著其字傳疑也得其實者則謹而書之傳信也斷自始遷以下而又及夫居閩之世葢不忘其祖而亦不敢誣其祖也嗟夫先王之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推而至睦其族在上者旣立之宗以繼之又有不悌不睦之刑以糾之故服雖有降而凡同族之人無有不相親愛而未始相背棄也降及後世澆僞日滋而上失其政富貴而驕勢利而爭甚而手足同氣猶相視如途人

而况於服之窮乎况於十數世之遠者乎爲吾族之子孫者盍亦思法古人之厚而戒今世之薄乎此爲所爲作譜之意也

易書二經通旨序

予友趙君伯起著易書二經通旨取經文意義之近似者比類而條析之或會而同或别而異大而天文地理細而制度名物微而爲性命道德隂陽鬼神以至於先儒之訓詁凡有所疑靡不辨决嗚呼亦勤矣朝廷設科

以明經取士而試以經義經義之文易用程氏朱氏書用蔡氏之說二經及傳疏數十萬言學者諷誦尋繹或自少至老不能究一經及就試場屋主司發難則握筆瞠視不敢措辭者往往有焉趙君獨能研精探賾貫穿融會解其肯綮剖其盤錯使習是經者得而觀之如獲指南之車不待問途而越裳可至其於答主司之問也何有然則是編之有益於學者固不少矣雖然士之明經豈專為科舉計哉聖人之道非經不傳學者讀聖人

之經則當求聖人之道是故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幾而動不違乎時則深於易者也觀二帝三王之心考唐虞三代之治而以之脩己治人則深於書者也若夫迷溺於文字之支離而徒以是為進取之媒者亦豈趙君之所望於後學也哉

四書管窺序

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國而不

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册宏深簡奥而其理實具於吾心學者不可以其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疏畧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為集註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于世其辭詳以密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

至於受業私淑之徒又為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
間見而層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辨日起歧
愈多而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
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若求於學篤
信堅守朱子之説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輯
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折而闕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
道曲暢著於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于朱子也已
嗚呼立異以為高好奇以為尚為學之大獘也管窺之

作益為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為道也庶幾矣

顧氏文錄序

顧君仲明錄其先世雜文凡若干篇編次成帙題曰顧氏文錄而俾高序其端序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之君子死而不死者有所立也立德立功尚矣而言之可傳於世夫豈易乎哉言之不文則其傳也不

遠此君子所以貴乎文也文之載乎道者葢難言之矣指事陳辭摛章摘句雖若異乎古之立言者然其稱述議論往來唱酬藻思縱横才華發越有以誇美於人而流傳於後固亦當世之所重也吾鄉望族葢非一姓而顧氏尤為時所宗自他姓而觀其位固有顯焉者矣其貲固有厚焉者矣其子姓支派亦有蕃衍衆多焉者矣然而文人才士彬彬輩出未有盛於顧氏者也嘗聞之長老言其在前朝時試藝塲屋者比肩駢首筞名進士

前後不乏而通經博古馳騁詞翰為鄉人所推重者乃至八九十人然則顧君之所錄特存一二於千百耳簪纓世族務以爵位相高一再傳後泯沒無聞其有可稱者鮮矣盖顯榮於一時者卒不免於草木同腐而垂榖後世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觀文録者亦可以自勵矣是編以錢唐主簿君上蕭侍郎書為首書中所論朋黨事著明深切直氣凛凛足以廉頑立懦使讀之者千載而下猶可以想見其為人此又顧君托始垂訓之深意也

豈徒曰文詞云乎哉

王季修字序

王君福慶其字曰季修翰林承旨庫庫公為作大字書而當代名公敷繹其義以為說言夫修德致福之道詳矣季修揭諸座右以朝夕觀省焉夫男子冠而字所以尊其名而責其以成人之道則為之字也得不寓夫儆戒之意乎於字而寓夫警戒之意則聞朋友之稱之也其心豈不惻然思有以踐其實乎古人盤有銘几席刀

劒戶牖有銘盖所以自警也今也耳朋友稱已之字而目諸公訓告之辭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比之銘盤几席刀劒戶牖以自警者奚以異若以朋友之稱字爲尊乎已而衒諸公之文以誇乎人夫豈季修之意哉

吳氏世譜序

古之人尊祖而敬宗敬宗而睦族民俗之所以厚也夫自一人之身支分派別而爲千百及其久也有富有貧有貴有賤服與親盡於是始相視如途之人歷世愈遠

疎者益疎甚至於富而役貧貴而奴賤遂令同宗共祖之人而為傭奴役隷之屬其故何哉由圖譜之不明也是故族必有譜然後知夫派之别也而其源同支之分也而其本一貴而不敢遺賤富而不敢忘貧則民於是乎不偷而俗且歸於厚矣然則族譜之作乃所以序昭穆辨長幼别親疎而尊祖敬宗睦族之道舉在於是其所繫顧不重歟嗚呼王政不行宗法廢久世道下淪日趨於偽簪纓冑俏降為皁隷故家舊族有譜存焉者寡

矣而凡同姓之中或貴且富則以貧若賤者為非其族而藐焉不之恤故吾每觀人之族譜未嘗不興感於斯也吳氏之先自閩遷平陽今十有六世矣其顯名于世則有太常博士白齋先生蘊古及登仕籍者若干人世譜所載支派非一而疎遠弗遺後世子孫於吉凶合族之際考諸圖譜以明尊卑夫豈有富貴貧賤之相棄而不相睦也哉此蓋古者敦厚民俗之遺意固君子之所尚也因為之序其端使覽吾文者或有警焉則孝悌之

心豈不油然而生乎

徐氏族譜序

譜所以紀世系也氏所以辨宗族也族之則世遠世遠則親疎非譜以記之則同宗相視為塗人曷知所自之本於一原哉晉宋以來遂分差次歐陽公用漢年表法蘇老泉取禮大小宗為次自高曾至孫五世而一遷葢以上下雖或不可見而知之亦可以闚而知之庶不失於虛無之誚也坊郭徐氏一十七世孫士琦明發氏書

肄進士業出家譜屬予序之予惟故家舊族之子孫所
以歷年愈久而愈繁者皆由祖先積慶累仁而致之也
徐氏自晉天福間於閩之泰川徙居平陽縣西其後散
居不一獨邑居舊衍登名桂籍代不乏人故志稱昆山
下孔徐多青紫則其世族可知矣今士琦復能修葺舊
譜使根株枝葉燦然後人遡流求源可坐而致是亦孝
之大者也吁祖宗以孝義之積而致族繁子孫以孝義
之推而修典備古今致重於斯詎不信乎若士琦者可

謂賢矣於是乎書

山中白雲詩序

天下之物凡可以適意娱情者苟非其所有則必將盡心力以求求而且不能必得苟得矣又慮夫攘竊之患重固扃鑰惟恐其有窺而伺之者而人方且因而肆為爭奪使之不得以有其有是則物之可愛可玩者適足以累夫人耳若夫不勞心而得不用力而有得之而人不譽有之而人不爭此山中白雲所以為可貴也然世

之人鮮有知愛之者惟方外清幽之士時有取焉浮屠宗吉南居玉環之靈山遺塵垢絶世紛金璧珠璣之寳錦綺罽翠之華象齒犀角琛貝外國之珍乃世之所愛所玩者舉不足以易其性情汨其心意而獨扁所居室曰山中白雲其好尚可謂異矣且夫雲之為物其來無方其去無迹舒卷自如變化靡常或隱而藏或散而雨千態萬狀若有若無可玩焉而不可執可望焉而不可即吉南閒居是室結跏而坐由禪定起觀白雲往來於

山谷中漠漠乎與身同虛湛湛乎與世同寂浩浩乎與之俱遊於鴻蒙之上悠然獨得其趣而豈世俗之所能知哉吉南旣以之自樂又求能詩者歌咏之且徵言於予故爲之序引使知吉南者觀於是詩而有以見其志之所在其不知者亦可因是而得其爲人矣

望雲圖詩序

凡爲人子之愛其親也在乎左右則敬養之禮備違乎膝下則思慕之情深故雖顛沛流離之際耳目不及夫

形聲之接而所以思其親者曷嘗須臾忘哉昔者詩人於行役之勞而不得終養也則有陟岵之篇蓼莪之賦發之於性情形之於歌詠使後世讀之者感慨之意猶不能已又況於身處其地而親歴其事者乎常熟繆侃叔正世居海虞山之陽至正丙申春二月江城陷叔正避地荒野時父仲素君為掾江浙故父及弟皆寓居杭秋七月寇犯杭城二弟相繼殁於兵若疾叔正攜妻子入杭省覲居無何三闋有警乃奉母渡浙江僑居會稽

之柯山既而杭城克復母氏復返父所叔正方從事浙東帥府縻於職守弗獲歸侍而仲素君於己亥歲丁大父憂自杭歸常熟之故里明年庚子叔正且自四明從君來温去家千里道途阻兵父子相望各天一涯十餘年間其得在侍側者僅留杭數月耳叔正每以不獲奉温凊進脩瀡為恨對人言之則欷歔太息乃取唐狄梁公望白雲思親舍故事俾洪元質畫其故鄉雲山之景及所居之室曰猗猗堂者以為圖題曰望雲而士大夫

之相知者又為賦詩以述其志并寫於上叔正朝夕掛圖寓所想像白雲親舍之似而諷誦朋友所賦之詩儼然若身處乎虞山之下而聆謦欬於父母之前可謂不忘其親而切於思慕者矣嗚呼孝者百行之本而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叔正之思親如是則孝敬之心常存而所以奉父母之遺體者必將無所不至矣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予故為之題辭抑亦古人序詩之意云爾

太史氏家譜序

自因生賜姓之後生齒日繁而居族日衆由是以字爲氏遂以爲族周末秦漢乃用氏族爲姓或以國或以官而姓氏之源流葢難別矣故有同宗而異姓亦有本異而末同若虞陳胡田之同出於姚商殷宋孔之同出於子與夫周魯鄭衛同出於姬之類凡此皆同宗而異姓者也王姓出周太子晉而魏信陵君之後亦爲王馬始出趙馬服君奢而馬矢氏之後亦爲馬劉出劉累爲堯之後而項伯婁敬賜姓曰劉劉聰亦自姓爲劉至元魏

高齊後周隋唐以迄於今或賜以國姓或改從華姓或往隨母族凡此皆本異而末同者也是則族之廣者益多混淆而莫考其實矣又況近世家乘族譜之作往往夤縁攀附忘其先而冒其祖吾其敢盡信乎若太史者其支派傳次譜雖弗完而族亦稀少然初未嘗有雜而亂之者也按太史得姓自齊子餘始見載記其後顯者戰國有齊大夫敫三國時有建昌言都尉慈吳郡太守亨蕭梁時有揚州文學叔明都尉初從江南文學居吳

興傳至承事府君基復還臨安承事之玄孫曰玄出其所著家譜以示予且曰自吾先世得姓以來今已二千餘年矣文學之後迄無聞人且世次之徵久將湮沒而後嗣無所考見此譜之所以作也嗚呼玄之用心亦可謂遠也已夫盛衰消長理若循環太史氏之微也久矣焉有微而弗著者異日蕃衍盛大其必在玄之子孫乎

美陳國英脩堰詩序

温之平陽濵海為州州之南為長港港之南有田四萬

餘頃皆膏腴也當山斷處津渠通潮汐所往來並海之鄉田不可稼宋嘉定中鄉人林君居雅始為堰八十丈於津流入海之衝外障海潮内蓄清流數鄉之人咸賴其利元至正三年堰壞屢修治弗克完農民失業歲以薦饑越五年岳侯伯仁來知是州將居民致其役州人陳君國英素有孝義名聞之奮然以為已任乃率衆趨事散財募工晨夜戮力勞之逾時堰成而尋復壞衆且縮手君獨勞心殫慮百計作治至於不遑寢食不避風

雨靡怠益勤竟獲僝功舊規克復於是鄉之父老咸曰
其自今歲且有望我無患飢矣陳君之恵其可忘哉而
文士遂相率爲詩以稱道之予既美陳君之勞而嘉吾
鄉之蒙其利澤也故爲序之而係以歌曰悠悠巨海兮
漭漭洪波山斷水交兮潮汐奈何溢於川源兮甘泉爲
鹺自古有田兮不可以禾昔人經始兮堙以沙土堰其
要衝兮以防以禦爰得清流兮溉吾禾黍食吾農兮實
吾庾歲既遠兮決壞饑饉薦至兮爲吾農害思昔人兮

誰復繼惟兹有土兮爲吾農恵泥土萬簣兮下石千艘再毁再成兮其役孔勞隱以金椎兮既完且牢斷截鼉鼉兮捍過鯨蛟誰實爲此兮利我農畝前有林公兮陳君在後自今以始兮歲其大有吁嗟斯人兮恵我孔厚

不繫舟漁集卷十

不繫舟漁集卷十一目録

贈送序

不繫舟漁集卷十一

元　陳高　撰

贈送序

送林希顔歸永嘉序

予少時不知論學取友年弱冠而得林希顔氏既又得何汝樵氏陳允心氏凡予在鄉井所與友者僅止此耳而予知讀書為文不自暴棄而流於鄙俗者則希顔之助予者居多焉其後予辭親戚去故舊而來遊於浙之

西羇旅數歲思向日之所相好者則邈乎其懸隔千里而不可得見也六年冬十二月希顔來吳中忽過予於舍館握手道故感慨疇昔而相視則俱已壯大侵尋入於長老之域矣予以學無成功行不加進將欲廣遊道廓見聞祈有所樹立是故孟浪江海日復日月復月歲復歲不知其年之邁也可勝嘆哉希顔之來志亦且有所為而以其愛親之故不欲契濶於溫凊之奉也居無何復轉而東歸予雖愛慕欲挽留之然於義烏可得哉

大凡士之學古道思以自別異於庸衆者雖身在困約而出處行藏之際至不可茍也葢出遊則以充耳目之接泄胸中之緼親賢士大夫名人鉅公以成其材而居鄉則供養父母篤於宗族親戚閭里以周其行二者之勢常不能兩全然則若何而可哉葢亦較所輕重而行之耳使居鄉而父母之情樂居焉可也出遊而親之志安出焉亦可也視其孰為重孰為輕而為出與處之計焉夫豈茍也哉今希顔之歸誠有得其重者第其跋涉

道途乍往乍返為勤亦至矣吾獨將何語之哉林氏世多文人希顏之從大父碧梧先生嚴父伯輿先生皆飽學篤行君子也若歸而朝夕侍焉而又窮究經術尚論千載則所以成材者又奚必千里之外也耶於其行姑序以為別善於詩者歌以系之

送吳起元之金陵序

金陵當大江以東古稱佳麗地至今為士大夫淵藪朝廷耳目之司在焉其達官往往知禮遇賢才拔引士類

是故世之懷蓄知能思自奮者不之京師則之金陵也永嘉吳君起元以壯歲耿介之氣知讀書習律令抱負所長憤不見知於時毅然去鄉邑泝浙江道毘陵方且遶兹土將以覽江山之勝發泄其胸中曳裾侯門斬有所樹立夫豈流俗落落可比耶起元伯父博文先生季父近仁先生皆嘗典教於常兄起東久職教成均多為顯者所識使起元而無所挾也人猶將愛敬而樂先道之而況其為人有如此哉以起元之耿介若是抱負若

是而今中丞公及諸僚屬又皆時之選汲汲求訪遺逸不暇吾知起元之往必有所遇也已予與起元同里居又同為客於其行而來徵言也故送之序而系之詩曰白日照緑水蘭芷發馨香游子有遠行采之以為糧手提太阿劍被服白玉襠豈無當途士致汝青雲傍

送高彦平知高郵府序

知府位四品視一府為長官凡政事無大小必有所决薄書不得署不敢奉行予奪譴呵惟意所向得其人則

一境安否則吾民受荼毒其為職亦甚重矣五年秋大名高公以無錫知州轉知高郵府高郵介長淮以東轄縣三上隸大省舊稱有魚稻之美俗厚而勤稼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民困於饑俗浸以偷姦盜滋熾其為理殆難當道者重其選故屬之公蓋以公之能為也予嘗慨今世士大夫鮮自砥礪率以官為生相與語則曰某所沃壤可為也某所瘠土不可為也民瘼利獘一置不問惡乎所謂敬其事後其食哉夫國家設守令為民師帥

崇其秩祿而責以六事若利顧一已如吾民何吾知高公之不為此也公嘗由象胥氏敭歷中外往往有聲為無錫三年民安之既秩滿而居是邦家無羸資其為人可知今之往吾又知高郵之民之受其惠也公雅重儒士無賢否皆禮接故咸樂公之美而歌詩以餞其行

送林伯和歸鄉序

予昔年嘗識黄文舉於鄉愛其才奇崛卓犖志大不羈為文若詩率不事故常語遂與之相好也前年春來勾

吳始識林伯和氏則黄君之門人也伯和為人大率如黄君而歌詩又似焉予既與黄君友善故亦與之游然伯和抱負磊砢為客幾十年未嘗一旦少得志每令有識者恨之歲五月揭而東歸過予言别予雖知伯和最深然亦齟齬於世顧力不能推挽既惜其去而獨深喜其歸也凡士之懐蓄利器出遊無所合往往困心衡慮知自磨礪以求實乎内暨其老於世故矣然後所就者遠大宏達與夫壯歲得意而暴用其氣以無所樹立者

相去何如哉今伯和之不遇時惡知非天之欲福之耶於歸力取聖賢書讀之與若師相敦以古道自任勿以外物戚戚攝於中則他日之所成必有大過人者將於是乎在予志乎此而未能予有愧於子矣於其行知伯和者各為詩以餞子故引為序之

送麐上人序

道原衍公主德藏之明年竇麐為典客事其七月歸吳乃辭於嘗往來者皆歌詩以餞之予不可無言也麐出

於天泉澤法師之門法師賢也來游於衎公之門衎公賢也二師之交游多四方之士其士皆賢也屩於法師為嫡孫於衎公為從游於四方之士日與交游則屩又賢也而與為方外友予得無言乎夫蓬生於麻而直曲木生松栢間而連卷詰屈物固有化有不化豈非以剛而自持不若柔而自勝者乎故夫人之與賢居而能如易之所謂順以巽卑以自牧者雖愚尚可得而化而況於賢哉今以屩之賢而所與從事者又皆賢苟能遜志

會衆善以充其學其庸可冀乎昔宋有賓屠師以文行為蘇長公所重至今人稱道之又惡知繼之者不在於子也耶勗之而已耳於其行故以此告之

送曾子白員外序

天下賓興之士由鄉而貢之禮部者歲大比不過三百人其與禮部之選而升之天子之廷獲奉大對授官爵者不滿三之一焉夫以區域之廣億兆之衆越南燕北之所至日月出入之所進所取之士若是其少也而一

科之中有能灼灼以事功顯著為時所稱道者又不過數人焉是則人才之難而不易得也較然矣至正十四年左右榜進士及國子生之中選者凡六十有八人是科最號為得士其散於四方赫然有聲譽者蓋班班可數也而求其學問之精深文章之富麗秉心之方正持已之端恪未有若曾君子白者焉十八年朝廷命省臺重臣經畧江南慎簡僚屬以為之輔於是曾君以江西省左右司員外郎為從事官越明年君以襃賞功績之

命自閩來温之平陽宿留久之予與君有同年之雅時方卧病家居當兵革艱難之際而處海濵遐僻之鄉喜君之至於此也乃數數過其所寓講明道理商搉古今暇則相從杖屨訪林谷之幽覽泉石之勝而君每談及天下事未嘗不慷慨太息而欷歔也大抵儒者之在今世得柄恒輕而任責恒重方其無事之日固有以先見夫成敗之幾可以有為而曾不得其柄言之於人則見以為迂濶而聽之藐焉及夫海内多故紛紜擾攘其勢

日趨於壞爛而不可救然後始求儒者以為用而又動輒有所牽制使不得以盡其才則復從而咎之曰多議論而少成事儒者蓋不足與有為哉嗚呼士大夫之生於斯時也其得卷而懷之耶抑亦出而任其咎耶曾君藴才德之美抱設施之行且有籌策謀謨亦足以成就勲業而共事者所見率多異同卒不得申君之志故知君者咸為君惜之雖然有猷有為之士布列於顯仕言聽而計從則能亨天運之萃人心之渙今朝廷方更張

以復太平之治如君之賢必見優禮而尊用由是而行其所學進忠讜於廟廊之上而下膏澤於寰宇之内此則吾黨之所深望於君者矣君之還京師也州之人士咸不忍其去相率為詩以餞之而高為之序

送周尚文歸吳序

吳郡周尚文侍其父來平陽平陽之學者無不友而愛之予向日遊吳盡得與其賢士大夫接今以兵戈道梗歸耕於鄉離羣索居之際而得尚文焉故尤與之相親

厚一日過予愴然而告曰旦日將奉親以歸且與先生別願有以進之也予既與尚文親厚於其行也惡得無情乎情動於中必形於外又惡得無言乎夫士之所以自重者由其有禮義也交際之無失有禮存焉耳出處之不苟有義存焉耳世之昧於廉恥者不知慎其所從蕩然失已而不顧是非廹於饑寒則誘於紛華而已然亦鮮有不貽後日之悔而取當世之譏者也尚文材質甚美而恭謹有文居貧困之中未嘗苟有進取是其賢

固可尚已今茲之歸其鄉也養親之暇其必勤於學而礪於行堅確其守而不易乎其初非禮之舉雖細弗為也非義之得雖大弗居也夫如是則充乎內者既至而其所就必將有大過人者矣

送顧仲華督漕入京序

國家歲漕東南之米數百萬由海道以達京師米之所出多仰吳郡數年以來寇盜梗化吳郡之米不輸海漕之舟不發京師外饋軍旅內給百官俸祿糧餉乏絶上

貽廟堂宵旰之憂江浙行樞密院判官周君以省臺之
命分鎮平陽綏降討逆境邑以寧艱勤累歲克底成績
乃謂京師天下之本而國用以食為重為臣子者豈容
以遐僻方外而弗究弗圖若得漕運之達無問多寡庶
幾可以率先遠近守土之臣咸供饋餉以成戡定之功
乎由是衰諸境內得若干石載之巨艦浮海以漕爰命
顧君仲華曰吾以職守所縻不可以親往子其為我行
哉仲華毅然承命初無纖毫難色趣裝戒程略不以家

事為意涉風波如履平陸真可謂男子也哉君子謂周君于是舉也忠愛不忘乎國顧君于是行也義勞不圖其私使為臣者皆能如周君其有不盡其忠者乎為士者皆能如顧君其有不勇於義者乎忠也義也人之所尚而天之所佑者也仲華到京之日朝廷必有以嘉其勤而寵賚之韋布而往衣錦而歸其在茲役矣於是鄉之文士咸壯其行相率歌詩以餞而陳高序之

送劉景玉赴金華縣學教諭序

仕於今之世其有位卑而任專可以推行古道化民善
俗者唯學校之職為然凡郡縣皆有學學皆有師師專
掌教養子弟事郡守縣令治其郡若縣之民政事刑罰
咸出守令而教之以詩書禮樂使知廉恥退讓明孝親
弟長之節則必由於師故有賢守令無賢師儒雖能為
治不能為善治縣學之師曰諭諭主教一縣則為職亦
重矣然其秩禄曽不得比書院之長是故上以輕授而
下以慢為居其職者鮮能盡其職茍延日月以希考選

甚者至靡廩庚之委積而攄其羸以為已私是豈皆其人之過亦其勢然也間有一二知所當務而所以為教者不過循當世記誦詞章之習月課季試以舉子程文第其髙下而已固能令俊秀之士爭先科目鋭於進取出為國家用然而奔競之風以熾德行之懿靡聞舍本而趨末其於古人教學之意何如也如是而望化之行俗之美也不亦難乎哉嗚呼奘矣同里劉君景玉以師府檄為婺之金華教諭景玉明經而富於學其智足以

謀其強足以立敏足以行之文足以發之推其才必能易時之獘盡已之職而與令共興善治者矣景王嘗抱利器試於有司屢為其所抑今居此職宜若有不屑焉者然官無大小皆可以行其志不以所處之卑而不敬其事君子之道也景王往而加勤焉俾教彰於一邑聲流於四方豈非予之望於君者哉而亦豈非君之所優為哉夫庠序之教世俗以為迂而有識者以為急須者寇盜煽孽赤子化為蛇虺有司以文法治勿勝卒至用

兵戈獮薙之若使教之有素則民有恒心莫不知尊君親上而各安其分孰有入於邪僻以犯非義乎立民防而𨗳其善其於治化夫豈小補哉景玉之行也士友餞者咸相率為詩予故言教人之事為君贈亦以白夫世之主學校者焉

送子文張君之莆田主簿序

州縣之職最近民而親焉凡民之理亂肥瘠恒必由也自寇盜擾攘以來兵革日用芻糧器械之所需咸於民

馬取具武將悍卒惟暴戾恣睢是務不顧民之荼毒動輒迫乎有司有司或應之稍緩則凌辱備至故州縣之官雖名剛介果毅不畏强禦者亦莫之能抗也由是不得不移其疾於民以紓已責日施箠楚於瘡痍膚體之上而嚴督其所出貪墨之輩又㳂緣為奸則民於是乎重困往往弱懦者流離强梗者反側遂令安靖之區凡吾赤子皆化為敵者良以此也然則居當今之世任州縣之職而欲其道之行志之伸也不亦難矣乎雖然君

子之爲政未嘗無其方也苟設心於愛民民亦未嘗不受其惠也旅師徵歛固不可以不給而凡出乎民者必使之均平無所偏頗而又推惻隠之意以取之則民雖重困而不吾怨寧竭其貲力而禍變不生可以保境可以全名此誠有職乎州若縣者之所當知也里人張子文將爲薄於莆田子文之從仕非無意於民者也而適遇時之多故則其難蓋十倍於平寧之日矣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别利鈍之罷子文可不盡心乎哉莆田爲邑

濵於南海雖不罹兵燹之患而供億之繁夥葢有不能免也當斯時困敝之餘而賦斂之必均撫摩之必至使之與吾同其利害休戚豈非近民者之責歟子文之為政固不待予言而知矣而子文又以是告者憫夫世之居職者不知恤乎民隱以致若是之紛紛也故因子文之行有感而發焉

送道士邵澗泉序

江陰道士邵澗泉來永嘉永嘉之士夫凡與遊者皆稱其

可與遊而澗泉之於人也不問賢不賢與之遊者必與親狎予今冬始見澗泉旅邸視其貌粹然而和聽其諧談猶炙轂軸而出不窮其行其居適已自如不拘拘於形骸之内而為世所桎梏者予甚異其為人然求其能則不可得叩之則笑而不予應詢之人亦莫之知也其學莊周氏之逍遥者耶或曰澗泉好脩煉葢明於内金丹藥術者也夫自老子著道德經五千言有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而後世為老氏學

者祖述其語以為煉形保生之説其法以吾身精氣為藥物用火候鍛鍊養之謂之内丹丹成者可以長生推原其術葢出神仙者流方士所為非老子之道本然也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為根柢恬澹寂寞為門户守雌抱一勿摇其精勿滑其神則自然久生此其要妙者也澗泉學老子法亦嘗得其要妙矣乎如得其要妙尚何假於金丹脩煉之術為又考莊周著書推崇老子大較齊死生一彭殤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反其真貴在

於達生隨化周之論與老子雖若少異然善學老子者莫如莊周後之欲學老氏者求之於周斯可矣澗泉之迹似學周者由其外以觀其中抑亦有得於周乎予少時嘗讀老莊書今則業於儒術既與澗泉不同道而澗泉之來求予言以為歸鄉之贈者亟請而愈勤澗泉奚所慕於予者哉予道不足以裕乎已予文不足以振乎人澗泉得吾言以歸無益也雖然世有知予者因予之言亦可以知澗泉矣

送族弟祥遊金陵序

族弟祥早歲在庸衆中能自標異頗涉獵書史於醫方星歷尤所精究向年為樂清陰陽教諭治職之暇則從師學問與諸儒生講明經籍縣尹杜君宗儒甚器重之比歸見予聽其吐詞論議乃知所趨向識見文采啻非昔日比予深嘆美其質之化而喜其習之益也今春予自吳回忽過予言曰祥之齒壯矣馳驟乎鄉里膠擾乎塵俗其何以廣聞見而能有所樹立哉聞金陵為江東

名都邑朝廷風紀之司所在其達官往往能禮賢引薦士祥將適玆土庶幾其有合乎予聞其語而壯之且告之曰世之人能自奮拔而致通顯者不可一二數也雖其無所挹負苟有推撓之力猶且成就況以汝之多能哉然予所見則有異於是固不容默默於汝也凡士之求遇於世者求在外者耳不知君子固輕乎外而重於內也予將語汝以所重而進汝以為人之道乎為人之道其必由學焉予將語汝以為學之術乎為學之術力

諸已而資諸人今汝之往而遊也其必資諸人而力諸已乎是故人之賢而有道者汝則師之其有文者汝則敬而友之虛而志之以求進其知謌而言之以求踐其實讀古人之書而觀其行事與其用心毋悦於紛華而易其守也毋習於便佞而蕩其氣也毋口為禮度而心實違之毋貌為恭莊而中則肆焉聞人譽已必反而思曰吾誠有美矣乎聞人毀已亦必反而思曰吾果有失矣乎毋少得而盈毋自怠而畫夫如是則日求充於内

而不暇計乎其外內既充矣人不知吾不信也人吾知矣不遇於時無有也故車之堅可以任重也而人斯載之故弓之良可以射遠也而人斯彀之苟汝治車而堅矣為弓而良矣馬往而不為人所求不此之務而急急焉以求人知為事則非予之所望於汝也祥尚勉之哉祥行至吳吳之故人有問予者試以予言質之其必有以發汝矣

贈周元帥序

兵者所以誅暴禁亂不得已而用焉者故善用之則亂息而民安不善用之則民受其禍然用兵之善無他焉在乎將而已矣將得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有度攻守有數夷大憝芟凶逆宥脅從故雖毒天下而民從之將非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無度攻守無數殘民以逞以至於失律亡師而殃及其身嗚呼為將之道其可以易言哉自盜賊梗化以來有年於兹矣吾觀夫將之賢者千百人中不獲一二焉其不賢者肩背相摩踵趾相接

也是故城邑之陷壞地之失人民之糜爛流離奸宄之縱横滋熾皆由乎將之不得其人焉耳然所謂賢將者非專善戰鬭之謂也宅心之不忠字民之不仁若是者不能已亂而徒以長亂嗚呼古之名將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僉都元帥府事周君守仁抑亦可謂賢將者歟君佐其伯氏僉樞公分守平陽總制瑞安而軍旅之事君實專其任焉嚴部伍明號令必賞罰布恩威馭士卒如嚴師之訓弟子而愛其民猶慈父之於子也不順命者

俘而戮之有附降者撫而育之二州之境寇以殄而人
以寧君之力居多由是臺省交上其功於朝自同知平
陽州事陞温州路總管府判官未幾而復授茲職寵以
節鉞之榮重以閫外之寄功澤被於黎庶而聲名達於
遐邇豈非當世之賢將哉使世之建將旗握兵符者皆
能如君之賢則禍亂之戡定也久矣雖然平陽為州介
在遐僻四鄰皆虎狼蛇虺之區而截然中處保障無虞
用力倍而成功難夫以君之果毅謀畧若統帥其師旅

以馳驅乎中原其勛業所就豈止若是而已哉吾又未嘗不為君憾也今朝廷更張庶事以圖治功汲汲焉求文武士以備内外之職而陜西行省平章察罕公下兵河南收攬英雋以佐成中興之烈其獨於遐遠舉乎君其慎守忠貞之節以副國家之倚任哉顧君仲明君之懿戚也來徵予言為君贈予故論良將之不易得而道君之美以致其願望之意云

送劉仲彬序

往歲予在四明樂清劉仲彬自鄉中來以善數學能推人生年月日時多中上官有據權勢者方驕肆得意甚仲彬布數為言不避去將敗未幾果敗人咸神之予始知仲彬之精於術也後數年予歸永嘉仲彬亦自杭回會於真華玄館仲彬為予言幸為當道者推舉授官東歸予且知仲彬之有所遇也今年秋予來城中寓松臺僧舍一日臥病招吳元龍診脉忽有著道士衣冠者翼如而來逕入予空中揖予而坐予初不識其何人怪而

問之則曰吾固棄俗而為黄冠者矣始吾以術動公卿謂富貴可立致往來吳越之間七年經涉世故亦嘗瀕於死今吾觀世之榮名利達猶春花秋葉耳吾毋年老奉之隱居因作養真道院於玉環山鳳林奥中之梅嶼將以終吾身焉孔子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吾之所賦於造物者既有定分吾已知之矣吾於世果何求哉予聞其言始而甚駭之卒而深喜之而又知仲彬之異於人也今夫奔走乎要津請謁乎權門大可以獲爵位小

亦不失潤屋而肥身舉一世莫不皆然也而且相習以為常其不能然者則衆嗤笑之而謂之迂仲彬乃獨背馳於當世不顧人之笑已而甘為迂焉豈不甚可駭歟雖然予乃一世之所共笑以為至迂者仲彬之出處雖不與予同而為世之所笑以為迂則與予同此予深喜仲彬不置也予聞玉環在海之中昔之方士以為海中有三神山仙者居之不知果有三神山與否若玉環者豈即其地也耶方悲世俗之迫阨願輕舉而遠遊他日

予或訪仲彬於海嶼之上而要安期羨門以與之接則亦將從子而終老矣因叙以贈之

送繆應龍入京序

臨川危公叅預大政以其王大父嘗受薦於故宋知臨江府平陽繆公因曾仲衍來官平陽遂俾求訪其子孫令至京師於是知府之曾孫應龍航海以往鄉人皆以為榮葢知生之必有遇也予惟昔人於同年僚友舉主門生世篤通家之好雖遠而不忘俗與世遷此道之廢

為日久矣今危公獨能敦尚古道念先世之交誼而思拔擢其子孫傳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使天下之人聞公斯舉而感發興起風俗其有不厚者乎然吾於生則不容無以告也吾聞古者學而後入政故君子不患其無位而患所以立今生之齒方壯也志方銳也其質秀以良其氣和以充進取有其階推輓有其人奚患爵位之不至哉所未至者學問之功也生至京師拜危公之後觀其功業之盛文章之懿言論風旨之詳密而就學

焉吾又聞成均之内人才所育生其往而遊焉者碩之儒吾尊而師之俊秀之士吾親而友之而又日讀古聖賢之書以明其理以成其才由是序爵而論官以列於有位豈不於爾祖為有光乎若然則生之受知於危公也為不忝而公之舉生也為無媿矣生尚勉之哉

送林子植入京序

國家用兵以伐强暴十有餘年矣後進師師凡俊秀之子弟其所業者孫吳攻戰之書蘇張揣摩之策也以是

馳騖乎當道急功利走權勢至於聖賢六藝之文乃以為不急於用而莫之習焉夫自道學不明於天下世之為學者已不能推究本原然而猶幸家諷人誦古聖之經講求賢傳之旨如有豪傑才士由是而興起焉豈不可以造夫高明之域而盡脩己治人之方乎假令不得豪傑才士而使之興起然而其心術猶知慎所趨向不專以詐謀權變為先而習俗頽敗未必若是之甚也雖然此其失有自其化有機能斡其機斯可以見其失矣

要在乎上之人舉措何如耳故夫俊秀之士有能不為習俗之所移吾則舉而用之以風天下天下之人其有不從風而化者乎今寇盜就戮文教復興所以正人心所以易風俗葢維其時矣㨿時之柄者惡可不用心乎哉林生子植自幼從其師讀聖賢之書探性命之理當俗尚委靡之日而守之愈確為之愈勤權謀之言未嘗入乎心也名法之編未嘗經乎目也行事之得志者羣笑而叢議之子植勿恤也故予每稱道其美以矯夫人

焉今將往遊於京師子植之爲人非衒其能以求售於人者也京師之大夫士詎有知子植者哉予故言之以為之先容使在上者知而舉之以厲夫後進之為學者其於正人心而易風俗也亦庶矣其宜乎

送徐天常入京序

同郡士徐天常將之京求予言以自壯予語之曰子亦嘗聞釣之說乎世有慕得魚而業於釣者其始也曲針以為鈎斷蚓以為餌投竿洲渚之中而魴鯽鯿鱖日充

乎庖廚矣既而聞有釣於江湖者其所得之魚乃有大於此焉於是乎以錐鏇為鉤以鰌鱔為餌投竿於江湖之上而鯖鱸鰋鯉日滿乎舟車矣既而又聞有釣於溟渤者其所得之魚復有大於此焉於是乎懸數尺之鉤用全犗之餌投竿於萬頃之波而垂綸於千丈之流掣吞舟之巨鱗引横山之修鬐然後知夫昔日之釣其所得者微矣今子以儒試吏於郡自漕府以至於省府非釣於洲渚而得魴鯽鯿鱖者乎由是而從事帥府舉貳

大邑非釣於江湖而得鯖鱸鰋鯉者乎今茲之入京師也大官高爵可掇而取之吾見子之釣於溟渤而巨鱗脩鬐惡乎可逃子之釣餌哉子往矣吾且拭目而望子之得魚而返矣然予亦烟波之釣徒也泛不繫之扁舟垂無餌之直鈎釣於寂寞之濵而求希有之魚於茲有年矣未始有得也子之京師而問焉有能持竿從吾而釣者吾斯與之為友矣

送樓學録序

予嘗往來道縉雲縉雲在萬山間其山之環縣治者盤鬱美秀其溪自山中來經平地水清而流緩意夫風氣所鍾生於其間必有文雅淳謹之士前年樓君景辰來録温郡學與之接察其辭氣信乎抱淳謹之質而文雅之懿者也不待觀其行事固已槩得其人矣今春予入城日至學宫時四明楊君仲如典教之初三衢程君思齊為學正始上凡學之事一新而景辰與二君周旋雅相得所以恊力作興者具條理思齊為予言景辰在職

嘗復豪民所侵田及正土田之籍使復其舊於學校為
有功然後知古人行事果有可觀者焉予方喜而稱誦
之以為文學師儒官皆賢者庠序之教其庶幾乎居無
何景辰以考滿代衆咸惜其去者予則以為士之仕也
將以有為也居下位其勢不得專而不可以為人才之
屈焉者多矣如景辰者假令得可專之勢其設施宜有
出於人特以職之微而所建用未甚磊落耳今四方武
備未弛國家以用賢之急藩臬大臣往往起人於布衣

而加之不次之位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景辰自茲以往豈無知而舉用之者則其爵禄之顯榮聲實之流布殆未易量也區區校官惡足為景辰淹哉於是皆相率為詩以餞其行而予為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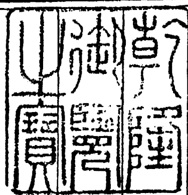
送章氏二生遊國學序

朝廷稽官以建國學其師儒皆極天下選下自公卿大夫士之子與凡民俊秀咸入而學焉弦誦之教必勤肄習經傳之旨必極講明周旋揖遜必中規矩祭式獻酬

必正儀式月考季試必嚴其程度屬詞角藝必課其殿最故其入而學焉者率有以化質而成才由是四方英敏之士不遠數千里鼓篋而遜志焉其出蹐膴仕立勛業者往往而見蓋國家所以造育人才之地而子弟之欲就其業者不可以不遊也章氏二生弼善少而知讀書為學齒且長矣處鄉里間苦於聞見之局而行藝之墮也將往京師而國學是遊二生之志亦可尚也已然京師繁華之會萬方之所輻輳也達官貴人其出入則

車接轂馬聯鑣外國奇貨川委而山積名倡異伎雜處逕巷靚侈靡之色則目眩於視聆曼衍之聲則耳惑於聽其中焉有弗揺者乎故成均之内雖可以化質而成材而志之未堅定者亦易以喪已況自大學之道廢而不脩為教為學者記問文辭之外無為焉學果為巳乎聖賢之言人無不口爾就若芻豢之甘焉者哉弼也善也其亦往而慎之矣貴而崇高吾勿慕焉也縱而嬉遊吾勿狎焉也道德之尊者吾師焉行業之懿者吾企焉

内焉義理之求而外焉威儀之習夫如是吾將見其質之化之速而才之成之易也爵祿之至乎何有今夫子弟在家多恭謹以自持而其出也或流蕩而無檢是故業成於居而學墮於遊世之若是者衆矣然則吾於二生之行也惡得而忘言耶



不繫舟漁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不繫舟漁集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貢生臣李樫

欽定四庫全書

不繫舟漁集卷十二目錄

記

不繫舟漁集卷十二

元　陳高　撰

記

平陽州儒學增田記

凡學校之經用師弟子有廩膳士之貧者有養春秋釋奠有簠簋俎豆之實苟歲之所入無以為出則庶事闕遺師生曠業而學校廢矣平陽儒為縣贍學之田素寡後陞州更設教授負廩費倍昔而田弗加多歲所收數

以石計者不過三百二丁奉祭之羸教官禄且弗給是故訓藴之師恒虚其席而絃誦之聲未之嘗聞前後之職教及守土者雖或病之而其力不足以為至正十九年天台陳鑑翁來為教授慨然以興起學校為已任越明年春南臺監察御史易普剌金孔吶行郡閫廣取道於温三月之吉適臨是州乃涖學官虔謁於先聖先師遂登講堂慰勞多士宣布德意環列觀視罔不欣肅因覩學師缺貟生徒稀鮮乃詢其故鑑翁具以膳廪空匱

告二公惕然曰崇學尊教實我國家盛典而勉厲作興之豈非吾職所當先乎乃言於副元帥周嗣德曰自我入兹境民若不知有干戈焉者子之保守撫綏兹土厥功茂矣然當海内用武之日我民得以安居無事必須庠序之教使之明人倫而知禮節匪為治之急務歟州之有學蓋以教民而田弗充於贍士教奚由興盍圖之元帥曰諾爰撥在官之田若干畝歸諸學且籍其入專為師弟子廩膳費而俾來徵記於余余唯學校育才之

地凡子弟來遊於是者將以漸摩乎理義之訓涵泳乎道德之源少則習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長則業夫脩己治人之術始之為士終之為聖賢其所以為教而學者閎大如此則其養而食之也庸可缺乎而凡師弟子之食其食者得不思夫為教之本與夫為學之道乎異時吾見禮樂之教行俊秀之才成居則有以孝親而悌長出則有以化民而善俗是則增田之功有補於學者豈小乎哉蓋非御史之賢無以成其美非元帥之賢無以

拓其規陳君之志由是而獲遂然則書之以昭示久遠夫孰曰不宜至正二十年秋七月望記

棲雲巢記

人有居於巢者乎上古之世其民葢嘗為巢而居矣自上棟下宇之制興易營巢以宮室於是乎高堂邃宇重屋廣廈而猶不足以居也詎肯處危巢以取顛躋哉予來華亭乃聞有巢居者意其必遯世俗離人羣而與鸛鶴並棲於叢木之上也及往窺其居則為屋數楹深廣

丈餘而表其名曰棲雲巢怪而問之主人主人曰若豈疑吾之名室乎夫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而人之寓形宇内偃仰一室者亦若是而已百堵九埏千門萬户窮雕巧而極壯麗其自處也不過容膝又有異乎鷦鷯之巢者哉然則吾之兹室豈非吾巢乎且我之居是巢也除風雨絶塵囂俗慮不至焉惟白雲往來其間與吾同處同休我遊而嬉雲兮我隨我倦而息雲兮我即我卧雲衾我坐雲席我依雲而棲而雲之與我未始相離也

是故有棲雲之名若以我之巢為小乎大而觀之萬物以天為巢天地一巢也寄吾巢於天地之内六合八荒皆吾牖也我又泛觀乎天下之物苟可以玩目娛心者非有力不能致彼造物者復靳於人惟雲也出入無常變化無方不以吾貧而獨與吾親取之以自信而人莫與爭吾將始終與雲栖於是巢之中澹泊乎相安逍遥乎無為世有知我者必且以吾為有巢氏之民予於是釋然而喜謂主人曰子之言似有道者吾為子筆之遂

書以為記巢之主人楊君伯成也記之者永嘉陳高也其時則至正甲午八月朔日也

碧山堂記

自平陽州治西南行七十里其地為鳳嶴鳳嶴之野多山其最高大而特起者為許峯許氏世居焉故山以許姓許份景文所居之屋曰碧山堂環其屋皆山也故堂以是名堂之前正面許峯若屏障羅列去屋可三百步左右之山翼附乎其旁若虎蹲鳥厲壁判圭峙其近可

按而撫也卉木春榮松柏冬秀朝雲飛白夕陽凝紫奇態殊狀旦暮萬變景物之勝咸萃於斯憑檻而觀隱几而睨不待登高涉險而鳳凰諸山舉在乎目中矣大抵因勝槩於邱壑者多在寥闃之境崎嶇狹隘人迹所罕至誅草茅墾荒穢然後築室而居焉自非遯世絶俗之士未有久而不厭者也今斯堂在衆山之間而宅乎夷曠許氏之族蕃衍父子昆季蘭輝玉映貴遊之士亦復數有至焉者早晚會聚時節燕飲歌詩誦書奕棋鳴琴

寢處游息衎衎如也與夫居岑寂而逃虛空者豈不相去遼絶哉嗟夫碧山之幽與斯堂之美世之好奇喜異豪貴有力者雖欲以千金致之而不能得今景文獨擅而有之然則前人之來胥宇而貽孫謀者亦可謂宏遠矣許氏其先由閩來居此已數百年代有聞人在宋時有自進士至郡守太學生入仕者前後相望葢其清淑之氣又有以鍾乎人非但所居之勝而已也景文有才幹能保障其鄉里又數佐官討賊有功傳曰公侯之子

孫必復其始將於是乎在

水竹幽居記

福城東門之外一里為金鷄山山之陽為東禪報恩光孝寺寺之左右其地多閑曠雖負城郭無異垧野逆川順師來主是寺於兵燬之後重建梵宇不再期而成瓦爍之墟煥然金碧衆屋既備舊規復完乃營寺西南隅隙地為休憩之所其室三間中廣尋丈旁闢兩閣踈櫺客牖凉燠咸宜又作小樓僅容卧榻及置几案啇其前

有池方可三十餘步積水泓渟色黝以碧環其側植竹數百竿玉幹翠葉亭亭猗猗復垣其四闉穴垣為小門以出入内外逈隔市囂俗紛靡接於耳目因名之曰水竹幽居云予嘗偕客過之俛池而翫則瑩潔可鑑倚檻而咏則清標可挹明月東出微風南來寒光隱映爽氣交襲翛翛乎若脫塵堁而遊虛空不知日之夕身之寓也客謂予曰吾聞為佛氏教者道存冲寂心與世冥而猶留意於物若是耶予未有以應也乃相與質之主人

曰子以物觀物而物於物不若以非物觀物而不物於物今夫湛然而澄徹者水也挺然而消淨者竹也水猶法性本空法身無相作如是觀則水非水而竹非竹雖有是居實無所住非幻而幻我且忘我而況於水乎況於竹乎又況於水竹之居乎於是賓主相視而咲釋然玄契遂記於壁俾惑者袪焉

遠山軒記

凡世之遷居而去其故土者其始也未嘗不思久則安

厥居而忘其思矣是故君子於此必有以寓其思於耳目之所接觸焉有感而情於是乎生則雖愈久而不能忘也予友何君汝樵自將軍里遷其處去山甚遠而於遷室之東偏為軒焉扁曰遠山夫其蒼翠之色朝夕在望烟雲吐吞松栢森列瞭然於眉睫之間則山豈遠乎哉蓋以寓夫故土之思焉爾君舊居括山下列㠊峙乎崖石疎牖瞰乎深澗巖竹園卉茂樹清泉可憩可翫君髫齓日嘗侍其大父后溪翁寢興於是絃誦娛遊於是

時序移改陵谷變遷昔之棟宇今邱墟矣而君乃能卓然有立艱勤締構以成室廬初欲從其祖居相厥遺址榛莽蕪沒四顧寥寂又無與為隣者乃舍其舊而宅於茲爽塏堅密不陋不華燕處奉賓爰有其所儒者之居亦云美矣然君雖居此而心未嘗不在於括山之麓也是則茲室去山雖近而視昔之負山而居者庸詎非遠乎嗟夫敦仁篤行之士不忍輕鄉邑以忘其本忠厚之至也而放曠者雖適千萬里之遠樂其處則終身忘歸

其鄉今君之去故居無十里遥而不能忘情若此信乎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居之不忘蓋不忘其祖也為人子孫而可以忘其祖乎然則君之居於是軒不惟思其故居之近乎山而已也將必思而先世有文章之懿德業之盛而求所以繼其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是之謂歟君名岳隱居不仕以孝行為衆所宗之故為之記

林氏祭田記

古制田以井授由士而上祭皆有田然其法之廢壞久矣近代朱氏著家禮乃教人取附墓田以奉祭祀事葢生者之於既死日忘子孫霜露之思勿保其久而不怠使有田焉則不惟可藉其資於給用而歲時常祀因田以存所以竭虔致享豈不可繼於無窮哉福寧林君宗璧孝其親親既没而哀慕不已時思之祭必恪恭如式於是乎圖所以為久遠計也乃謀於兄之子某合出田若干畝籍其入以為祖禰春秋之享薦忌日之獻祠且

刻其數於石以示後人而求予文以志夫報本反始禮之大者玄古既遠習俗寖渝而世人於奉祀之孝漫不以為事者蓋有之矣或孝子慈孫有能致其追遠之念者則施田釋老氏而立祠焉曾不思吾祖考之靈非類不享而况托於虛空怪誕之説也哉嗚呼道教之不明而斯民之蔽惑亦大可哀也巳然則林氏祭田之舉誠今世之所當法者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此之謂歟是宜書之以示勸故為斯記

鍾秀樓記

天地之始闢也其氣絪緼欝積盤錯糾紛則凝而為山流而為水是故山水者所以鍾夫天地之秀者也凡天下山水之美東南居多層巒叠嶂清湍飛瀑極變化奇特之態有不可以名言而幽人逸士欲擅山水之樂則必為樓觀亭榭以居其閒然後所謂鍾夫天地之秀而為變化奇特之態者不待窮搜遠舉可以安坐遊目而得之矣信之貴溪山水之鄉也方外士吳季彬居焉作

樓以為休息之所而名曰鍾秀蓋以山水固鍾天地之秀而茲樓又有以鍾夫山水之秀也季彬謁予淮南而徵文為記予未嘗至江以東則茲樓之勝固不可得知然試以聞於季彬者言之則琵琶歸其前臺山擁其後瓊林屹其左應天峙其右而沂溪之水天廻環乎四向爭奇獻怪含輝呈媚陰晴異狀四時殊象交乎目者皆蒼翠之色入乎耳者皆清泠之聲燕閒無事而日延覽其上有足絕塵垢遺世紛若徜徉於物之表而忘其寢

與食也季彬誦書之暇仰而眺遠俛而瞰近旁觀邪睨應接不窮於以舒幽情發天趣倚几而吟詩則若有助其思據席而揮絃則若有暢其音蓋茲樓既鍾山水之秀而季彬又有以鍾夫斯樓所鍾之秀也季彬爲老氏徒澹泊以無爲寂寞以自守而招赤松王喬與娛或謂仙人好樓居季彬之意無乃在於茲乎予不可得而知也已

義田記

三代之世同黨相援同州相賙而在官又有不恤之刑以糾其闕當是時凡民皆知分有餘補不足而急人之急也逮乎世道下降王政不行人各私其富錙計銖較恡於施予甚者至於骨肉同氣雖極凍餒瀕於死亡猶邈焉不之恤而人亦恬不為怪於是而有推其財以惠困乏者非有仁人之心不能也已桃源陳君思禮買田其鄉為義田幾若干頃歲籍其入以賙恤宗族鄰里之貧者予有常數貸有常經喪葬嫁娶各有常給而又以

贏即所居之旁建書塾招致經師教鄉之子弟嗚呼陳君之用心亦仁矣哉昔先哲范文正公置義田於姑蘇迨今數百年遺業猶在而鮮聞有繼而行之者陳君玆舉蓋聞文正公之風而興起與雖其規模有所不逮然亦各隨其力之所至而用心之仁則一也若使世之富者皆能如君之用心而人人賙其宗族恤其鄰里則施之所流者廣遠而溥博豈不可以厚民俗而有補於王政者哉君字義甫嘗以帥府辟教諭贛榆縣儒學秩未

滿而隱去以善稱於鄉云

三友軒記

至正甲午冬十月予過王伯尹氏伯氏以客燕於三友之軒屬予而言曰斯軒也前郡守趙侯之所名也往歲趙侯來撫綏南海道經吾里先人館焉一時遊從皆冠蓋知名士多先人之友於是趙侯嘉其取友之端也乃以三友名其軒親為之大書俾揭諸楣今先人没而軒未有記願得子言庶使我後人朝夕觀以無忘先人美

而嗣志弗怠子其毋辭予謂孔子稱益者三友而孟子之論友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葢惟善人爲能取直諒多聞之友而直諒多聞之友庸非善士乎嗚呼朋友道廢久矣富貴者有所挾貧賤者有所冀上下之交非諂則瀆又人之常情喜諛而惡聞其過飾詐而靡尚夫誠以已之不知而忌人之知故直諒多聞之士每見擯於時而便辟善柔便佞者恒爲人所狎然則能取益友於今之世者可不謂之賢矣哉因軒以是名而

伯尹先人之善得以不泯趙侯其知言者乎今伯尹處斯軒而覩斯名思以繼志述事而益親益者之友通古今論道理切磋刮劘以成其德其先人蔚然有光使世之取友者皆以君家父子為法顧不偉歟伯尹名埜其先人名其字愛民趙侯名鳳儀字瑞卿

如愚齋記

華亭彭伯玉扁其齋居之室曰如愚友人邵文伯為之求文以記予謂顔氏在聖人之門終日不違如愚夫顔

子亞聖之資聞一知十穎悟如賜猶曰不敢望况其下者乎今伯玉以是名齋抑自處於顔子歟文伯曰否伯玉之為人也外和而内專去華而務實故常自以為愚焉人亦從而愚之其知伯玉者則曰吾伯玉豈真愚者哉伯玉於世間事無不通曉其耳目心思皆出於人人而乃以愚自守耳若伯玉者豈真愚哉予於是而得如愚之説矣昔在太古羣氓蚩蚩敦龎倥侗以相生相長相老相死於智巧乎何有世降愈下太樸散而為澆漓

於是乎有愚智之辨公卿士庶靡然日趨於機變以相詐相欺有不同於俗不合於世而淳質少文者則咸指為愚焉甚矣世道之不古也然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彼為小智自私行險僥倖役於物而喪乎已謂之智可乎老子有言大智若愚若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我夫子以為不可及若二子之所謂愚其果愚也哉予未嘗知伯玉而文伯稱之其為人亦可知矣然予乃世之真愚者他日或過伯玉坐如愚齋中相與論鴻濛混沌之初必

將有以語我乎

蒼翠軒記

夫人之好尚不同而其於取物也必其類豪華之士娛情乎花卉淸修之士適意乎松竹是皆其趣有所合非可强而予奪之也故君子觀人之所好亦可以知其人矣浙之西土腴而民佚俗尚侈靡廓其居飾其宇者皆是也蒔名木蓄奇石以奉燕遊資觀賞者十室而九惟顧宗元獨能不移於俗而所好出乎庸衆宗元居嘉禾

漢唐所處之地一闠之市也構一室不陋不華置書其中而讀之室之前則甃小池累甓為垣於垣之外叢植修竹碧幹離立緑葉茂敷隂映几席可愛可翫而其室之幽蔓恍若在深林邃谷中遂名曰蒼翠軒云夫植物之幽者莫如竹而軒之幽也又假竹為幽宗元懷清秋之志脫豪華之習偃仰於是咏歌於是待賓客朋友於是無日不處乎蒼翠之間其神清以正其氣爽以豁其發為詩也俊逸而深長夫然後知竹之於幽居為最宜

而世之知此者蓋鮮矣雖然竹之可愛獨蒼翠之色乎哉今夫冬夏不變有貞介之節焉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虛其中者抱道之器也直其外者卓行之表也故竹有類乎君子比德焉宗元壯而質美積學而懋行我見其德之成有日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衛人美武公之德也宗元尚思所以似之

至正十五年五月五日記

忠敬堂記

傳稱臣事君以忠又言為人臣止於敬樊遲問仁孔子告之以執事敬與人忠忠敬之道大矣哉是故以之事君則盡臣道焉以之自治則盡仁道焉君子於忠敬不可斯須忘也斯須而不忠則邪慝之心生矣斯須而不敬則怠傲之意起矣忠也敬也其為人之大端乎同知元帥府事天台賈侯名其居室曰忠敬堂昭其志也侯世家子好禮知學問沈毅有謀自汝潁扇孽海内用兵侯散貲鳩義旅保鄉聚至正戊戌從軍來溫每有征伐

未嘗不在行距栟溪守安固入横陽皆躬擐甲胄率先士行卒以成功他師有異謀者使來誘侯侯曰我惟知忠於國者是與遂發其姦夙夜在公小心慎密至於交際朋友必盡其情處事不苟而兢兢畏謹然則侯於事君與人之忠為臣執事之敬亦可謂能勉焉耳矣堂以是名夫何忝乎哉君子曰忠德之基也敬德之輿也積基而立輿載而行賈侯之德也故記之以示其子孫使夫居斯堂者必以忠敬而存心焉則侯之德葢傳於永

久矣若夫景概之勝廣厦之美泉石樹林之幽茂則固不待述也侯名嵩字伯嵩至正二十四年七月八日記

清芬閣記

温城環十八里居者一萬家甍連棟接簇簇若蜂房只尺空隙地不易得故各為重屋以處層樓飛閣翼起相望於湫溢喧闐之中而有閒静幽雅之趣吏胥吽囂隳突稍遠於耳目可以舒懷抱集賓友游焉而藝丈樂焉而絃歌則非特凭髙眺遠而已婁鎬昺周宅城之西南

隅居臨巷道且近市為閣堂屋之上名曰清芬葢其先祖所建而名則昂周所命也閣之為間者五衡廣六尋縱二尋有半中可坐數十人南北各列牖望見遠山壁立其左右兩間設茵榻蓄圖籍鼎周之先子竹近處士某性雅好士遇佳士友至則延而居之讀書鼓琴投壺奕棋觴咏相樂以窮昕夕鄉之先達進士鄭君僖項君仲升章君任堯彭君庭堅皆嘗游憩是閣者至正甲辰之歲黄巖商君復來正郡學鼎周舍焉予每過商君必

登閣而坐鼎周及其子觀輒欵留講論古今觀年弱冠善執子弟禮且好文學鼎周能繼處士志而觀之志如鼎周然則斯閣也所以致賢士來遊而相與誦先人之清芬以見於斯文者其在兹乎吾聞婁氏之先世有諱寅亮者登宋甲科高宗時為御史論建儲事連疏請選立太子天下稱其賢是其清芬之遠播愈久而不泯者尤可誦也觀來請記故書之以示後人云

蒼雪軒記

蔣君文質舊居括之青田慕其先世開三徑故事於屋傍蒔竹厥茂林如乃名讀書之室曰蒼雪軒其後僑居永嘉寓户之外有竹數竿故名亦因其舊今年秋予至三山訪君于郡庠之寓在奎丈閣後齋室空曠四壁蕭然而蒼雪之扁復署焉環視其旁則頹垣故址猗猗之枝青青之葉無有也方深以為疑而君且徵予記之予謂君曰名本無名因物而有有是物斯有是名未有無其物而有其名者也故曰名者實之賓也今君之居未

始有竹焉乃獨揭斯名以示不亦迂乎君笑曰子知吾室之名未知吾之所以名也自吾去其鄉而居溫居閩今三十餘年矣吾每念祖宗之邱隴與先人之敝廬閒居燕坐其心常往來於青田山中涼陰碧色若在左右至於瞑目而寐則其身忽處於故鄉之屋而竹尚無恙蒼雪飛洒爽氣襲人哦詩誦書其下如舊時所習及其覺也吾之身初未嘗往而吾之居亦未嘗易也抑不知蒼雪之在彼乎在此乎爲是而名吾室惡可謂其無實

哉予因悟曰吾以跡求故不見其有物君以心會故不泥於無形然則宜書之以告疑者遂為記

聽鶴樓記

予同年進士薛子顒氏名其樓聽鶴始予聞之意夫鶴之為物羽毛潔白可愛異乎衆禽而其聲清厲故喜聽之耳否則鶴鳴夜半審於知時子顒之出處蓋以時進退者或有取於是也既而徵予為記乃得以質其故焉子顒曰易不云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吾夫子繫傳則

以言行為君子之樞機出乎身而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善與不善隨感而應可不慎哉故我每聞鶴之鳴而必以自警焉此樓之所以名也予曰善哉子之學易乎因斯樓之名而知子之深有得於易者矣夫易之為道至廣至大至精至深天覆地載天地吾易也盈天地間唯萬物萬物皆吾易也君子以一身而體天地萬物之易必觀其象而省諸躬故天行之健也我則以自强不息地勢之坤也我則以厚德載物覩山澤之損而以

之懲忿窒欲覩風雷之益而以之遷善改過易之爲象
變化不窮而反之於身無非道之所在也然人之反身
修省求其至切而尤不可不謹者言與行而已故君子
觀鶴鳴子和之象知夫至誠感通之理無有間於幽遠
也則必致察於言行之間焉言也者心之聲也行也者
德之見於行事者也言行動於跬步之内而應於千里
之外是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惟恐其有失口於人而
失足於人也寡尤寡悔其機豈在外哉非深於易者奚

足以知此若子顒可謂善學而深有得於易者矣雖然子顒之於言行豈獨聞鶴之聲而後致其謹也哉葢將無時而不謹雖閒居獨處寂然闃然之際而所以自警者必常若鶴鳴之在乎耳矣子齒少長而言不知謹行不加修方將從子於聽鶴之樓相與論羲文周孔之易庶幾其有益乎

重建東禪報恩光孝寺記

粤自佛法之入中土其教漫衍招提之宫徧乎海宇而

閩越尤多東禪在福州城東三百步倚郭近市而左右乃背負山林麓邃幽是宜仙佛之所宅梁大同三年郡人鄭招勇者始捨其居立淨土院唐中廢為白馬祠咸通閒辨才大師慧筏以禪定之力咸通避去復建焉屢更賜額今之報恩光孝則宋紹興十七年所賜也舊有大藏經刻流布真詮又有東野清陰之亭芙蓉之閣昔賢名人往往於斯遊觀吟咏遂為閩之望刹云至正壬寅平章燕赤不花公由江浙被命來鎮閩省㫬夷據城

以拒火厥寺公召兵討平之畢日言及寺之燬也喟曰寺燎靡存以我之故其可勿圖乃遣使詰溫起前歸元寺住持法怯圓辯禪師智順爲之主而屬以興作焉先是禪師嘗造浮圖於淨江山公道溫見而嘉之故有是舉至則拂穢草除燼土購財僦工於指𢍰役而行宣政院副使側賓世鑑復鳩貲以佐其費肇寺於癸夘之五月越明年冬告成覺皇之殿演法之堂三門兩廡僧堂鐘樓悉復其舊像設咸備庖湢有舍僝功之亟觀者咨

駭既乃求文以記營構始末予惟釋氏之道以色相為虛幻是故古之桑門卉衣木食林止巖棲唯究觀夫空寂初奚有慕於外乎至於後世徒衆寖繁叢林日廣於是乎崇屋大廈而不為侈施彰五彩而不以為華其或庳狹簡陋則為之徒者且不能一日羣聚而處矣故有廢必興而起廢之功不免於壯麗者豈獨以歆動流俗而夸耀乎人哉亦欲輯學徒使之行住坐臥於中而修焉證焉以廣夫教之傳焉耳然當四方用武之日歲艱

物匱而兹寺之精㫺月以完炫金碧於瓦礫之墟而幻寶刹於刼灰之後何其盛歟向非禪師願力弘深規猷有素孰能成之若是之易而藩省大臣為之紀綱而相其成者葢謂西方象教威靈赫奕必能賛延丕祚而隂隲黎元非但植福田利益於己而已也禪師嗣法鐵關樞得其宗要辨説無礙距辨才之世凡七十一傳方將遠紹遺風以接來學繙造經畫乃出緒餘其道葢不在是也至正二十四年十一月甲子記

竹西樓記

温之平陽有地曰炎亭在大海之濵東臨海西南北三面皆山山環之若箕狀其地可三四里居者數百家多以漁為業循山麓而入峯巒廻抱不復見海其中得平地有田數百畝二十餘家居之耕焉以給食有潛光院在焉潛光院者明教浮圖之宇也明教之始相傳以為自蘇鄰國流入中土甌閩人多奉之其徒齋戒持律頗嚴謹日一食晝夜七時詠膜拜潛光院東偏石心上人

之所居也有樓焉曰竹西樓當山谷之間下臨溪澗林樹環茂樓之東植竹其木多松櫧檜栢有泉石烟霞之勝而獨以竹名焉者葢竹之高標清節學道者類之故取以自況云鄉之能文之士若章君慶何君岳林君齊鄭君弼咸賦詩以歌詠之斯樓之美與竹之幽固不待言而知矣石心修爲之暇游息於是山雨初霽泠風微來如挹琅玕之色聽環珮之音焉而又仰觀天宇之空曠俛瞰林壑之幽深翛翛然若遊於造物之表而不知

人世之為人世也石心素儒家子幼誦六藝百氏之書趨淡泊而習高尚故能不汩於塵俗而逃夫虛空其學明教之學者蓋亦托其迹而隱焉者歟若其孤介之質清脩之操真可以無媿於竹哉樓建於某年石心之師曰德山實經營之石心名道堅至正十一年七月望記

木石居記

居必以羣羣必以類羣則相合類則相親故非其類者不可與之羣而況與之居乎人之於人類也禽獸草木

之於人非類也麟也鳳也龜龍也非不靈且瑞也然與人羣而居則未始可者也會稽生予之同姓而氏曰胡者乃號於衆曰吾之所與居者木石也衆矍然異之曰胡子首圓足方耳目口鼻四肢人也心明乎理義智通乎古今出言有章動作有儀又人中之秀也而胡爲乎與木石而居也予因是而思之胡子之意蓋有所激歟兩翼而飛四足而走毒齒利爪鷙搏觸齧弱肉强食若是者吾可與之居乎浮化澆漓樸變虛偽狙狡獪詐內

藏坑穽貌人心禽若是者吾可與之居乎鳥獸非吾羣類難與居也然而天地之間可與同居者莫若木與石矣木石雖非吾類而有得於吾心者焉今夫木自生自長自榮自植其材足以備器用充梁棟而其高至於百尋上干霄漢未嘗撓折然則物之直者有過於木者乎今夫石屹然嶄然其大盤然徑尺之壁希世之寶或蘊於其中水之而不屑火之而不烈擊之而不缺然則物之剛者有過於石者乎直也剛也君子之德也胡子之

性既直且剛固於木石有合焉耳與之居不亦宜乎且木之直也而抱美材焉石之剛也而函至寶焉胡子負材而懷寶方將出為世用又豈終於山林而已哉或者以告胡子胡子以予為知言既名其室遂請予記之胡子者溫其名遵道其字也

瑞榴記

至正二十一年林君伯恭所居之園榴生五實並帶其四在下四向相對大小如一其一居上而稍加大焉端

正美好置諸籩豆巧若人力之爲者秋七月辛未伯恭
以客宴在坐者監察御史孔訥世川浙省左右司員外
郎李伏子庚江浙省都事林彬祖彥文江浙行樞密院
都事翁仁德元合淍沙可學浙江行宣政院照磨崔仁
智道明江東憲史方源明與高八人既伯恭出榴示客
客傳觀之咸嗟歎稱賞曰此瑞榴也不可以無述伯恭
乃請客賦詩而屬髙爲記予謂禎祥兆福妖孽兆禍氣
所感召有開必先吉凶善惡各以類應大抵嘉瑞之生

未有無因而至者也維兹和氣薫蒸達於厚地發於植物積善所致夫豈偶然也哉且榴之為物也内藴精華其房多子非子孫衆多之象乎且數五者五為五行人得五行之秀者為賢非子孫賢哲之象乎子孫既多而又賢也福慶之甚孰過於此九莖之芝連理之木異畝同穎之禾載於簡冊世所罕見兹榴之瑞可與並紀曰國曰家厥應則一林氏之大其在兹乎伯恭以大魁江浙登進士第授休寧尹辟南臺掾除福建省管勾令為

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弟嘗為樂清主簿嘉誠各從仕樞府二子本東皆清俊端確以茂才舉為文學官華萼相輝喬梓並秀所謂禎祥之兆益驗之人而已見之矣伯恭學問才藝衆所共推其心甚坦夷於物無忤善與人交樂道人之善吾知天所以報伯恭者殆方昌而未有艾也永錫祚胤世濟其美他日符瑞之應豈不有徵而可信者哉伯恭名温所居在永嘉郡城之南三里

明遠樓記

吳子中居平陽之夏口里作樓三間題其額曰明遠而求予言記之予鄉日嘗過子中子中邀予登樓飲酒予乃游目環視見夫川原平衍峯巒羅列南挹龍山霞嶺之幽北瞻清華壘城之聳西覽雁蕩玉蒼之秀而東則極溟海之廣大覩日月之所出與夫客帆漁艇之往來上下焉凡四向山水之奇烟景之勝百里外所有之物舉不能逃吾瞳睫間信乎其明之所及者不近而遠矣雖然明遠名也必有義存焉吾試為子中言之子中當

試為吾聽今夫人之有目所以視也視之有明所以見也而明所見之遠近實繫乎所處之高下焉故登高而望則雖千里見者遠身之所處者卑則目之所及者近理固然也故君子自修之道必立身於崇高之地使夫私欲無以累其中則本然之明物莫能蔽而無遠勿照矣是故君子之視也必用夫明焉君子之明也必燭夫遠焉書曰視遠惟明其謂之是乎子中平居暇日俯仰於斯樓之上而加修省於延覽舒眺之餘則其為益也

大矣夫豈徒曰居高明遠眺望而已哉子中曰子之言甚善我請終身用之弗忘於是書之以為記

農樂堂記

清河王文瑞名其所居之室曰農樂堂而為予言曰吾家有田若干頃播種其中足以資伏臘近舍園數畝樹桑以蠶植麻以績而衣有餘布嘉蔬畀菓時食其新畜雞豚以供膳羞吾春秋課耕藝督斂穫徜徉乎隴畝畦圃閭閻與與如也務事既已租稅畢輸則為酒醴具甘旨

以朝夕奉吾長老而洽比鄰吾亦優游無事以卒歲焉意人世之樂無過此者故以吾居敢請子言記之夫當天下治平之日而耕田鑿井以食以衣榮辱不得加其身利害不能嬰其心凡所謂憂患者皆無與於己庸非可樂之至者乎然世之人莫不樂千駟萬鍾之樂至決性命而求必得之不汲汲焉則戚戚焉終夜以愁終日以奔趨而於畎畝稼穡之事則以為大勞而莫之為也夫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食人之禄可隨以鞭撲

之辱較之二者之間果孰得而孰失耶今文瑞不樂於此而樂乎彼此誠可謂得其樂者矣雖然農固可樂也若夫奪其時而使之不暇於耕擾其居而使之不安其業削剥其財而使之不得其生且養則雖欲樂其樂有不可得已自非為政者能推是心以及人人又思使天下之農皆得其所樂哉吾故重有感焉於是乎書以為之記

予友李黼景章名其讀書之室曰蒙齋而來求言記之予作而言曰嗚呼蒙之義大矣夫物生之初混沌未開空侗顓愚昧昧蚩蚩而莫之其所為人之與物均若是蒙也然人雖在於蒙而四端之德五典之常萬物萬事之理蓋已無一不具於吾性是故君子之所貴者養蒙而已當其未發之蒙純一無偽外物之未感情欲之未動能養其正而無害自其固有之善而充之以至於盡性踐形之極則必其睿智通達篤實而輝光故曰蒙以

養正聖功也若夫蒙而不知養養而不以其正亦終於蒙而已矣是之謂自棄雖然欲養蒙以入聖曷觀易之象而求之乎山下出泉泉出遇險未有所適蒙之象也夫水之為物流下而其勢必行及其行也則盈科而進放乎四海夫孰能遏之是故君子觀泉之出未有所適也則務學以敦其本觀水之勢必行而不可遏也則行道以達其志故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景章居是齋也讀聖人之書求古聖賢之用心而誠身窮理以育其德見

善必遷聞義必徙不為通塞易操以果其行夫如是則於作聖之功其庶幾乎景章曰善請書之吾將以自勉焉於是書以為記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人而長言之也然求其能行者千萬人中不得一人焉間有為一事善則責報於天曰胡其不吾福也又望之於人曰胡其不吾與也再而不得報於天不見知於人則怠矣三而如是則弃其善而

莫之為矣自非篤信之士惡乎行善而無倦哉淮水之南有隱君子焉曰潘君思誠學岐黄俞扁之術君蓄藥於家有疾告無貴賤輒與藥遇危篤則趨之貧乏者不責其售至數十次無厭色嘗曰吾聞君子為善不惟善其身而必有利益於人吾既不用於時無能利人以醫愈人疾濟人之生亦仁者事也吾從事乎此以歲月計則亦庶幾其善之積乎於是名其所居之室曰積善堂云嗚呼造物者之於人固未嘗屑屑於應感然亦未有

久而不通者也福善禍淫皆非朝夕之所致必由積漸而然譬之穴土不已則井必深而泉出矣覆簣不已則山必高而物生已今潘君之善惟能積之而不已也則彼造物者豈無感應乎哉况天之報施善人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我知潘氏之後必大也使為君之子若孫者皆思所以襲行君之善則為天之所祐助豈不益綿遠而弗替乎哉予既美之而重勉之而又欲其後人之知繼也故勉之

梅灣小隱記

梅灣在樂清縣治之東三十里其地旁際大海山環海岈若屏障然世俗謂水之支流而滙者為灣昔有居是者植梅其處故以命名梅今無存者而名則因其舊云梅灣之上凡山水可遊覽者曰鎮嶼曰明山曰龍門山鎮嶼正當海口捍潮汐之衝或洶洶作聲則久晴必雨旁居人以占候常驗山脊有龍井井畔小穴視不見底投之石良久乃有聲鏗然龍井之北有立石高可三丈

許廣如之石紋理若窻櫺狀俗呼名石櫺窻明山上有
蕭相國祠莫知其所從始水有赤水一名白龍港中有
白龍天陰雨則見長老相傳云昔有婦人不夫而孕破
脇產龍子龍奔入海所經為瀆數回顧其母故水勢多
曲折有松瀨泉泉甘冽以煮茗甚佳至正甲辰之歲予
友趙新彥名來卜居焉僦屋數間日灑掃具圖畫琴書
畜小僮一人令其拾薪汲水彥名隱處其中教授子弟
暇徜徉泉石間以自娛取景之佳者俾詩人歌詠之好

事者以彦名故率多來遊由是梅灣之名遂傳士大夫間矣自有天地以來不知幾千百年居者蓋非一姓而景物之勝今始昭彰豈地之顯晦固有其時耶抑亦待人而然耶彦名尚志節問學才器出於人遠甚沈冥善藏懷珍待用其所謂隱者豈真長往而不返哉予以鄉邑淪陷義不受汚弃家遁逃來從彦名居數日盡得梅灣小隱之趣蓋非遯世而離俗者初未易以語此也彦名求予記之遂爲記

趙氏書塾記

古之爲教也立學於國序於術庠於黨而家則有塾師儒之職官之所選置田以井授又無甚富甚貧之民人生於其世者無貴賤皆得以學而其教人之法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修己治人本末精粗復無不備是故賢才盛禮讓興而風俗美降及後世先王之治晦而不明學校之政曠師儒之官廢井田之制壞於是乎惟富有力者其子弟乃得從師學業而力或不贍雖有俊秀

之質亦終於無成而已矣樂清趙君士正世居莆岐至正甲午始遷於壺山之下而居焉乃謀諸從子闢塾於家延致名師盡聚其族之子姪而教之幣帛餐膳之費咸出於已趙氏故名族支庶蕃衍求就學者凡五十餘人而趙君新實主之絃誦之聲揖遜之容問辨之習濟濟如也君子謂兹塾之設一舉而三善備焉收其宗族而不遺疎遠非尊祖敬宗之義乎訓以德義而使之興行非敦睦九族之要乎矜其匱乏而教之知學非作養

人才之道乎沒而不書則何以示勸若夫子弟之學於是者循小大之序誦六藝之文講明乎理性之原審察乎義利之辨而從容乎道德之歸可不勉焉孜孜以毋負爾父兄教迪之意哉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甲戌記

江東王廟碑記

江東王本贛雷岡之神也在秦時有其祀神姓石氏名固舊志載漢灌將軍嬰略地江南道出祠下捷還祭之由漢以來昭晰丕闡寵錫之典代有褒嘉國朝屢加封

爲江東聖濟顯仁元慶忠烈感應靈惠王今所在有祠而江東西尤盛勾吳孟君拭總制樂清之明年始立廟花山上廟成於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先是君陷於集慶虜中義不屈計欲自拔遯去潜謁神卜之而吉遂脫身間走姑蘇卒達於温因誓爲立廟及涖兹邑敷政布條弊革奸屏民既順令乃致力於神暨尹李光相厥攸址爰陟兹山尋清輝寺左廢亭故蹟得石笱之徵以定其居葢赣之廟中故有石笱就刻神像至今在焉顯異示

祥若有孚契於是鳩貲傚工締搆塗墍肖像其中率吏若民而虔事焉君又尋山麓見石罅流沫如縷命去穢壤斧石而沼之甘泉溢出耆長咸曰此神惠也因請名惠泉君曰諾茲殆清漲之埒歟清漲者自贑抵萬安灘磧之險十有八舟遇旱則膠神每出水以濟轉輸及應行客之禱者故名曰清漲云邑人以廟之始立厥有茲祥咸曰休哉災沴必禳牲醴日至靈貺來下報以禎嘉神惠昭孚民用益敬高嘗經造祠下徘徊顧瞻見崗巒

之勢蜿蜒南來奔走翔躍而止於此是其氣之盤鬱浮圖所宫葢未足以盡當之而神之於兹爰宅其英靈肹蠁必將御菑捍患福於我民者無有窮已刻石萄之應惠泉之感已有以開其先者乎僉來徵辭以刻諸石乃紀以詩其詩曰

維古有神於贑開績越𣎴而劉明祀於赫施延千禩祠宇相望封錫代加衮冕煌煌其在皇元褒寵崇極秩禋勿替昭埀令式樂成有祀始自孟君君來總治百廢以

新昔君在昇矢死靡屈陰隲爾忠恍禱無拂履虎勿咥伊誰之麻立祠報祝正直是求幽幽花山風氣磅礴妥靈有嚴厥廟基作石罰之址神則定之清漲之流泉復應之歲祓我瘥秋祈我穡耄走稚趨來薦醪食父老有言俾牖我氓俾神我福我氓以寧神恵於民神祐於國天子萬年景祝無斁

坦菴記

人心其天地乎至坦易而勿險巇也至坦明而靡幽昧

也苟有險巇幽昧之心則非君子之心矣今夫高而在上者天也日月星辰風霆雨露天之所有也卑而在下者地也山水土石草木百物地之所載也有目者舉得而見之愚夫愚婦皆得而知之君子之心亦若是已彼莊周氏之書有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噫此豈君子之心哉自聖賢之道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不知自治其心而習於詐謀功利之末於是乎游心於至險至幽之域若將使鬼神不能闚其奥者然厚貌深情雖曰難

知而誠中形外卒莫能掩不足欺人而適以勞已究其所由葢非人之本心平易明白而已矣易曰履道坦坦傳曰君子坦蕩蕩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斯天台某君祥卿名其居室曰坦菴葢有慕於聖人之言而取以自為者予聞而深美之祥卿出仕於時歷宰樂清永嘉二邑其為政也不煩苛徼倖故能獲乎上而近乎民抑亦自坦而推乎太子賛善陳君頼達為作飛白書俾揭諸楣予故為之記既以廣祥卿亦以告夫世之學者焉

重建靈山壽聖寺記

温之樂清東南為巨海有山曰玉環在鉅海中島嶼縈紆衺亘八九十里山隈多平地居其隈者凡數千家有佛氏宫八所而靈山壽聖寺為之冠其寺背負大山若展屏障左右之峰隆起翼兩旁對峙翔伏而迴抱其前處乎内者不見其外自外望之隠莫知中有寺也故地之勝為最寺始建於唐咸通間初柔門爽公者芟屏菑翳結茆居崦西日課妙法華經朝夕鳴鐘磬聲殷嵌谷

里人異焉迹聲所殷地創蘭若迎爽居之聞於朝廷以爽能宣布靈山會上大乘之典故錫今額其徒曰誠公曰竟公隄海為田衆由是乃聚而處業用世嗣以甲乙傳次主之更唐及宋以迄於今或盛或微若巨公之匡復真公之振發皆有功於事者也至治壬戌燬於灾金碧之區悉化灰燼僧一瀶惠宜咨詢其衆曰事不為無成成不成在為之力與不力耳吾屬勉夫力之所至而相繼以復舊規奚患無成哉僉以為然而善來者遂以

營搆為已任銖累其衣鉢之資得千七百餘緡倡立佛殿及嚴像設又粥地伯五十畝有竒為寺之經用至順庚午一漮成兩廡三門元統癸酉恵宜善來成大殿演法之堂及觀音大士殿則一淮成於至正乙未藏經之室則可興成於至正庚子而多寳法藏乃甲辰歲明釋所成也若智康一沂德昌壽賢恵超或賛之皆或翊之力以竟厥事鐘樓僧廬庖湢衆屋次第完美室庭雄敞甍宇綿聯丹雘炫燿輝映林壑舊觀復還而加壯麗昕

鏞昏鼓法音梵唄寒暑易替隱若大方殊勝叢林嗚呼近年以來象教陵夷加以南北用兵江東西浙閩招提巨刹廢十九興者百無一二焉而兹寺乃能恢廓墜緒非獨其地之斗絕幽夐塵坌所隔蓋亦有人以維持之也向非得人以相承繼孰能兢惕負荷而究心以圖永久哉雖然得人以興不得人以廢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後之繼今者顧前人經畫之艱勤益思增廣而弘大之則庶乎愈久愈盛而凡其徒之逸居於是安食於是亦

勤修梵行音竟夫滅寂無生之學以毋忝爾大雄氏之教乎明釋請記顛末以示來者故為之書寺僧思寧能奉正宗恵然永亭祖璘文琛如岳皆將以次嗣主是寺尚能紹續厥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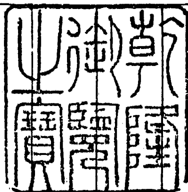
遊羅源縣蓮花山記畧

羅源負山而邑縣治在有蓮花山不甚髙大而多清泉怪石予道經邑閩省左司郎中葛君理問王君要與同遊始上山百步至聖水寺中有鑑池泉自池中出石龍

噴注地内其聲泠泠然佛殿旁夾室有白玉蟾題詩壁上書大草字頗雄偉出寺旁石徑行三十步至眠鶴亭望連山重疊若屏障市廛居室歴歴在目中自亭轉行至寺後有石室室之中有金鐘潭其前有方池池之畔為壺春亭行稍倦坐憩亭上仰望補陀峯因上至峯所大石巋然下瞷空洞有觀音大士閣自石壁而上可三十步至龍虎巖髙廣四五丈許勢如虎蹲龍蟠之狀泉水自巖罅涓涓流出如縷名曰仙源大旱未嘗竭鑑池

金鐘方池其源皆出於此龍虎之山有筆硯峯二石相並其一立色白其一偃色黑而上平筆硯之間有仙跡路險塞莫能窮大抵山水之可游者多在遼遠幽僻好事者必裹糧以往又多深窈峻拔雖有心目之適然其為勞也亦大矣茲山去縣治不過一里無躋攀登陟之疲而泉石幽雅賞翫不厭亦可謂奇絕也時同來者六人彭城葛良仲溫永嘉陳高子上靈武王翰用文沛郡朱希文仲絅東萊太史玄子玄安鍾元子初至正二十

六年二月十八日記



不繫舟漁集卷十二